

神秘的“鲜花工程”



伊朗国王巴列维依靠丰富的石油资源建立起一支在波斯湾地区无人能敌的强大军队，充当西方利益的“代言人”，并想尽快逐步获得核武装。

当前，以色列政府视伊朗核计划为“灭顶之灾”，早已磨刀霍霍，随时准备让其核设施“停转”，而伊朗则警告将毫不犹豫地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毁掉这个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但谁曾想到，这对不共戴天的冤家在30年前却是核武器研究领域的亲密搭档，只因一场不期而至的革命，才“棒打鸳鸯”，分道扬镳，直至变成今天的仇敌。

“两较其害取其轻”

1953年开始掌权的伊朗国王巴列维依靠丰富的石油资源推行所谓“白色革命”，不仅使这个贫穷愚昧的国家迅速变成世界第9大富国，还以亲西方的政治姿态赢得美国青睐，建立起一支在波斯湾地区无人能敌的强大军队，充当西方利益的“代言人”。

由于同苏联接壤，出于历史上饱受沙俄侵略的自卫本能，伊朗想通过“暗渡陈仓”的方式，先依靠民用核设施起步，然后逐步获得核武装。1975年，伊朗首先与美国、联邦德国签定双边技术合作协定，一口气花巨资购买了8座民用核反应堆，其中两个就设置在波斯湾畔的布什尔。在这个项目中，美国、联邦德国公司为伊朗建立了庞大的后勤基础，相继接纳了大约3500名伊朗人参与，他们后来几乎都成为伊朗核工业的骨干。

但美国人早看穿了巴列维的心思，对提供的所有技术资料都进行了处理，伊朗核反应堆也只能使用美国公司稀释后的低浓度铀原料。万般无奈之下，伊朗把目光转向巴基斯坦和以色列。

巴基斯坦受印度核军备竞赛的威胁，

上世纪70年代，出于各自的需求，伊朗与以色列曾秘密联手共同研发核武器，若不是伊朗爆发革命，巴列维政府倒台，而今天的伊朗恐怕早就与以色列一样，成为尽人皆知或是秘而不宣的“有核国家”。

□王 睿/文

正秘密实施核武器发展计划。论技术基础，拥有卡迪尔-汗、萨马尔·穆巴拉克等世界一流核物理学家的巴基斯坦无疑是最有可能首先搞出核武器的伊斯兰国家，而巴方核项目最缺乏的正是资金。出于泛伊斯兰思想的影响，富有的巴列维国王一直暗中资助巴国防建设，作为自己的外援。显然只要伊朗开口，巴基斯坦是求之不得的。

而当伊朗向以色列寻求同样的帮助时，情况则显得复杂得多。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可以从2500多年前谈起，古巴比伦时期，犹太国为巴比伦所灭，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都成了奴隶，史称“巴比伦之囚”。后来波斯国王波斯王居鲁士灭掉古巴比伦，释放了被囚禁的犹太人，可以说没有波斯帝国就没有今天的以色列。二战期间，驻欧洲的伊朗外交官从纳粹屠刀下救出数以千计的犹太人。

1948年以色列独立后，作为唯一与其建交的伊斯兰国家，伊朗又帮助众多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逃往以色列。事实上，出于对反以反西方的埃及纳赛尔政权的共同仇视，伊朗将以色列视作稳定的军火和情报来源，以色列则将伊朗看成牵制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安全盟友”，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形成互相倚重的关系。在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伊朗均作壁上观，甚至在1973年阿拉伯国家对整个西方进行石油禁运时，伊朗不惜冒险派军舰护送油轮闯过埃及设在红海和蒂朗海峡的封锁线，将石油源源不断地运到以色列埃拉特港。投桃报李的以色列也积极向巴列维政权提供技术支持，1960~1965年，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接替美国中情局训练伊朗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监视国内宗教势力，以色列兵工厂也不断向伊朗皇家军队供应各种先进武器。

1976年，巴列维国王接见以色列驻德黑兰大使时，拿出美国《新闻周刊》有

关以色列秘密发展核武器的报道说：“有四个国家的原子弹都是犹太科学家负责研制的，何况你们（以色列）也在发展核武器，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新大使被国王的言论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会后他立即将国王的意思转达给了以政府。时任以色列总统埃弗赖姆·卡齐尔、总理拉宾会同政府官员迅速商议此事，恰好摩萨德也送来伊朗正在寻求巴基斯坦核技术支援的情报。

以官员经过一番全面周详的评估后认为，巴基斯坦多次派遣志愿军参加对以作战，它研制的核武器最有可能成为“伊斯兰世界共有的炸弹”，一旦有伊朗资金的注入，其研制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可能对以色列造成现实性威胁。既然阻止不了伊朗的核企图，以色列倒不如参与到伊朗的核武器计划中，不仅能获得巨大经济效益，还能有效促进伊朗内部亲西方力量的壮大，稳定巴列维国王的统治地位，更重要的是让巴基斯坦核项目得不到伊朗的财政支持，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在“两较其害取其轻”的考虑下，以色列最终同意了巴列维国王的请求，但条件是伊朗必须迅速切断与巴基斯坦任何核技术领域的联系，并对美国严格保密，巴列维国王爽快地答应了这些要求。



从1978年开始，伊朗到处点燃了伊斯兰革命的火焰，“鲜花工程”也岌岌可危。

致命的“鲜花”

1977年7月18日，一架没有任何标记的波音707专机降落在特拉维夫附近的卢德空军基地，以色列外交部长、当年的“独眼将军”达扬和以色列国防部长魏茨曼从飞机上迎来一位戴着墨镜的神秘宾客，他将给这个被阿拉伯世界包围的袖珍国家带来一件“完美而致命的礼物”。客人名叫H·图凡尼扬，是巴列维国王的嫡亲，也是伊朗副国防部长。他奉命以考察以军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取胜经验为名，同以色列正式签署核技术协定。

基于两国政府先前充分协商后达成的共识，图凡尼扬与以色列国防部办公室主任佩雷斯签署了两国秘密合作协议，对外称为“鲜花工程”(Project Flower)。该工程具体包括三大内容：以色列接受伊朗留学生到迪纳莫核反应堆进行培训，两国共同从事核武器开发及核弹小型化研究；两国在以色列自制“伽伯列”反舰导弹基础上研制一种射程在150~200公里的攻陆巡航导弹；以色列向伊朗提供现有“杰里科”-1型弹道导弹的技术资料，帮助其建立集导弹研发、生产及试验的基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可携带核弹头、射程达15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伊朗官方甚至提前为这种导弹选定了名称——“居鲁士大帝”，一个曾在2500年前拯救了犹太民族的波斯君主的名字。

协议签署后，图凡尼扬在以军方将领的陪同下，先后参观了迪纳莫EL-102核反应堆和扎哈里亚导弹基地，并现场观看了“杰里科”-1型导弹试射表演。图凡尼扬从雷达跟踪屏幕上看到导弹准确击中地中海上的靶区后，不禁羡慕地说：“当‘鲜花’绽放的时刻，我们还能看到更激动人心的一幕。”

奇特的“欧洲游客”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巴列维国王大方地向以色列提供了价值2.8亿美元的石油，并通过瑞士银行账户向以色列提供5000万美元启动资金，作为“鲜花工程”的财政担保。经过王国政府和“萨瓦克”秘密警察严格审查的370余名伊朗核工程人员假扮成赴欧参观的游客，分批乘飞机前往土耳其，再经过希腊中转到以色列境内，等到达以色列时，这些人原先所持的伊朗护照被预先换成五花八门的欧洲国家护照，由摩萨德特工直接送往内格夫沙漠腹地的比尔谢巴核技术培训中心。在途中，摩萨德特工还将伊朗学员蒙上眼睛，他们像一群犯人似的被送到目的地。为防无孔不入的西方新闻界跟踪，所有伊朗受训人员均不允许携带宗教物品，也不允许用波斯语对话，许多人还被强制剃掉大胡子，连头发也故意染成金黄色，用一名伊朗工程师的话说：“我们连呼吸的空气也被过滤了。”

据以色列前原子能委员会成员、核物理学家尤瓦尔·内曼教授回忆，伊朗学员首先在培训中心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核基础理论学习，但他们大多在美国和欧洲接受过相关知识教育，因此漫长的初级培训令伊朗人感到百无聊赖，甚至被视为以色列政府有意拖延时间，不肯教真东西。但随后伊朗人稍微打消了这方面的疑虑，他们后来大多进入到迪纳莫核反应堆观摩，那里共分10个区域，每个工区占据1座建筑物，保密程度最高的核心区域是2号工区，其地面第一层为空气过滤工厂，地下一层装设供电、蒸气、氮及其它辅助设备，地下二层是检测控制分解的主控室。在地下3层，技术人员将含有的铀燃烧棒用化学方法除去铝质外壳，经过11个工序的处理，让分离出来的混合物中每升含

300毫克，再经过化学处理浓缩成重130克的金属块。伊朗学员就在那里接受货真价实的核物质提炼及深加工训练，尤其是以色列刚在1974年才掌握的用激光进行铀浓缩的方法也大多传授给伊朗方面。

与此同时，以色列专家也来到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建设工地，那里正由联邦德国西门子子公司负责建设。这些以色列人对外宣称是奥地利和联邦德国的核电项目工程师，但他们真正的任务是协助伊朗建成一个辅助性的海水淡化工厂。众所周知，在海水淡化的基础上可以提取重水，而重水既可以用做核裂变时的慢化剂，也可以用于制取氟氟锂等氢弹所需的核装药，显然具有核武器用途。而在内陆的萨汉德军事基地，以色列专家向伊朗人传授离心分离机的制造方法，这种机器是生产浓缩铀和原子弹的必需设备，但直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那里出产的离心分离机的每分钟转速只达到1万次，离生产浓缩铀的要求还差很远。

相对核武器本身，伊以两国在核运载工具方面的合作却顺利得多。到1977年底，伊朗已经获得了“杰里科”-1型弹道导弹和“伽伯列”反舰导弹的全套设计图纸，双方技术人员都全部到位。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在伊朗南部克尔曼省的锡尔延(Sirjan)建立导弹制造厂，并在该省拉夫桑贾(Rafsanja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前总统拉夫桑贾尼的故乡)游牧区选定了导弹试验基地。为了保证工程进度，巴列维国王御用的秘密警察“萨瓦克”不惜通过暗杀恐吓等手段，迫使当地部落放弃世袭领地。

伊朗最终一无所获

就在“鲜花工程”各项研究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时，巴列维国王的统治根基开始崩溃了。1977年12月，流亡法国的大毛



由以色列负责维修的伊朗皇家空军战斗机



在以色列受训的伊朗军人



伊朗新政权建立后，对旧王国政府成员进行镇压，使得大批海外受训的伊朗高级科学家不得不流亡海外。

拉霍梅尼向伊朗国内信徒发出“圣战”信号，号召群众推翻腐败的王国政府。1978年1月7日至9日，数千名游行示威的神学院学生在圣城库姆遭到军警镇压，造成70人死亡，点燃了伊斯兰革命的火焰。当初夏来临之际，伊朗全国已陷入瘫痪状态，连巴列维国王也只有靠频繁外出度假来躲避国内压力。

嗅觉敏感的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意识到这场带有反犹太复国主义内容的运动很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他未雨绸缪地责成摩萨德机构制订了绝密的撤离计划，迅速救出待在伊朗的以色列公民及愿意离开的伊朗犹太人，并特别强调要把所有与核武器及远程导弹相关的技术设备和图纸都带走。

1978年8月，擅长“地下外交”的摩萨德局长伊扎克·哈卡·霍菲少将透过师生关系向伊朗“萨瓦克”负责人侯赛因·法杜斯特将军寻求帮助，这位因贪污而上了革命委员会黑名单的将军早就想找机会逃亡国外，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法杜斯特找到同样有外逃心思的首相胡韦达和外交大臣哈拉巴里，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联手动员行将就木的王国行政机器，将参与“鲜花

工程”的以色列专家隔离保护起来，按照“先边远地区，后大城市”的原则，逐步将以色列专家及愿意离开伊朗的犹太人集中到德黑兰的外国使馆，再分批经空运土耳其，辗转回到以色列。在撤退过程中，以色列专家光从锡尔延带走的“居鲁士大帝”导弹的设计图纸就装满两个集装箱。与此同时，法杜斯特等人也在摩萨德的帮助下向海外转移了财产，按照约定，以色列有义务为这些腐败分子安排下半生。

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国王仓皇出逃，2月1日，霍梅尼在群众热烈欢呼声中回到德黑兰，4月1日伊朗宣布成立伊斯兰共和国。在这段混乱时间里，霍菲始终坐镇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在确认没有一名犹太人被落下的情况，才满意地乘坐上一班法航班机，离开了伊朗，同时也宣告“鲜花工程”彻底被埋葬。

新生的伊朗政权还未喘过气来，1980年萨达姆便一手挑起了惨烈的两伊战争。面对伊拉克人不断用“飞毛腿”导弹和化学毒气袭击伊朗军民，曾经威震中东的伊朗军队突然间却发现自已连一枚以牙还牙的导弹都没有。掌权的伊斯兰革命委员会

回头查找“鲜花工程”的档案时惊讶地发现，以色列的“釜底抽薪”干得实在太干净了，没有给伊朗新政权留下任何可供参考的资料和设备，锡尔延繁忙的导弹装配车间改成了伤兵医院，工程量只完成一半的布什尔核电站也因伊拉克导弹攻击而变成破烂的废墟。至于当年接受以色列培训的伊朗核技术人员，不是被革命镇压了，就是追随国王流亡海外，一部分精英还接受了以方策反，转为以色列的核工业服务。

相形之下，以色列却赢得了一切。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快速具备了生产氢弹和中子弹的能力，伊以共同开发的“居鲁士大帝”导弹也在1988年试验成功，成为今天以色列国防军随时可用来打击伊朗核目标的“杰里科”-2型弹道导弹，这不能不感谢伊朗昔日对“鲜花工程”的巨大财政贡献，以色列甚至不必为此向伊朗说一声谢谢，这段历史正好应验了19世纪犹太裔英国首相本杰明·狄斯雷利的一句名言：“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责编/何玲玲)



深圳市敦雅实业有限公司是集开发、设计、生产于一体的专业军事礼品、纪念品生产制造商。我们崇尚原创精神，以创新求发展，持续不断地向社会推出创意新颖、构思独特的产品。

公司最新产品图册已经推出，欲了解更多军事礼品、军事模型、刀剑、部队纪念品等产品信息，请致电本公司索取图册，我们免费为您邮寄。

深圳市敦雅实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DONART INDUSTRIAL CO.,LTD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工业区劲松大厦6A
邮编：518040
电话：(0755)83589546 83589548
传真：(0755)83589545
热线：13902922420
网址：www.don-art.com

歼十

规格：L=295mm
价格：¥400元



此款精缩比例为1:50的合金模型，以我国最新研制的歼十战斗机为原型，集多种材质及工艺精心制作而成，机体及导弹均为合金制造，机翼和尾翼可调节方向，起落架与驾驶舱罩均可打开，橡胶轮胎可以转动，仿真度很高，深受广大军事爱好者及模型收藏者的关注和喜爱，是馈赠和收藏的佳品。



★ 铁甲威龙 1:50合金模型 邮购价格：¥300元 ★



★ 东风11导弹车 1:43合金模型 邮购价格：¥550元 ★



★ 弹炮合一 1:30合金模型 邮购价格：¥600元 ★



★ 92轮式步兵战车 1:24合金模型 邮购价格：¥650元 ★



★ 红旗-7防空导弹车 1:24合金模型 邮购价格：¥675元 ★



★ 98主战坦克 1:30合金模型 邮购价格：¥725元 ★